

集部

詳校官庶主臣吴 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校對官學正臣湯 總校官無吉士臣倉聖脈 曆録殿生 臣萬朝宗 垣

欽定四庫全書 明齊續稿後卷七

近世四年全書 一 恩亦既數月於此每惟地介蠻獠 可齊續茶後 語電賜安南國繼差權於 測酬應少失利害所關今 后 李曾伯 撰 勢恭取聖旨所有安南回報制司公文二件併隨 項屯之永平於內差撥以應其請因得以現彼事 繳進以聞據楊慶成所言其國主面屬乞兵往援 前月二十四日至永平申到事狀三件臣於七月 所請人數不多以臣愚見欲令劉雄飛選勁兵 江資到安南國謝表一區封印全謹附遞申密院 楊慶成恭奉以往皆已奏聞近慶成自安南回歸 八日已隨繳申密院今月二十四日慶成回至静

宜州接境南丹警殺之事已具於近奏繼節次令 見遣人申解朝省併乞客照 訪莫其德諸子俾令存恤毋使流落引匿併物色 宜州差人開諭其異俊撫循所部務要安輯及尋 南丹州印記所在今據宜州申到事已略定已與 到莫異德子大發解到南丹州印記其文日南丹 今號繳申密院其回答禮物金銀錦匹朱砂泉牙 州節使印銅鑄金塗乃元豐年所給臣以南丹州

とこうこととう

可虧續養後

金少四月日書 邑州控扼諸蜜左江永平右江横山質為要地自 劉雄飛到郡臣節節以私書公文屬令措置寒栅 聞伏乞客照 郭公著親征宜州與守停從長商確區屬續具奏 擬俟人心稍定然後與之臣亦已委無本司幹官 有印記既解宜州未欲便給報以申取朝廷指揮 州事令無循所部峒落并任責措置諸隘防托所 控扼諸蠻不可闕守己劉令莫異俊權管幹南丹

500ml 1.11 已久諸女皆嫁交國左右多受交官此却雖不致 罪惡滔天此為江右之患者又思明州黄炳通交 防托雄飛熟於戰樂近申到利害應酬頗有活法 月二十五日當繳呈今丞相比雄飛書來又言其 安州許忠義之患云應飛亦欲去之此書臣於五 不容一切好息近臣拱未離邑時有書與臣言上 者如近日李維藩之惡不去之必致通敵為患此 但两江諸峒習於往時南邊單弱猶有負固强梗 可斷續豪後

金好匹屋石書 臣以為天下有真實利害不可以人言而廢敏子 爾此二事臣已報雄飛且當撫循以示柔服强其 以為非其失在於濫殺不能鐵止其魁宥其脇從 之升忠義為上安州此則大失其誅玉龍未可盡 用雄飛取謀於臣往往以敏子玉龍之事為戒然 此等姦冗人面獸心平時猶梗吾化有急必為敵 深為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諸峒昌見未免做做而 **劫殺為患而陰謀尤為難測雄飛與臣書亦處之**

於之四車全書 一题 柳州已蒙除陳夢炎宜州近已差彭宗條權守臣 思所以圖之也更合取自聖裁 本以折之岩負固弗率不容但已吾力可去只得 道既知遵奉朝命不可不善鄭以勘來者無宜州 民以親老孟珠令亦托疾皆不為此來矣該之就 郡在荒僻且匮乏亦立該之往亦慮其未必能安 得王該書却已許起發來赴宜州臣竊照近碎人 入廣畏瘴畏敵多是推托臣所申張全以病徐安 可齊續集後

措置屯築使該為之却優於夢炎事當改為不容 邊防利害一一語熟兼柳州臣近條陳欲擇一守 該改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得三者各稱其職 臣得權宜件鍾去書頗言宋傑與宜州人情事體 臣近於舊戍中已遣調三千餘人上邊新戍中 拘泥今臣欲乞出自聖斷將陳夢炎改知瓊州王 干人上邊雷蔗兵民船一干人亦已起發上欽廣 取自聖旨

大巴司事 上書 右謹錄奏聞伏俠勅旨 併乞客覧 到思明州事宜及剪王該書報届邇之期粘連在前 臣今将所收劉雄飛片紙并前鐘数書一段鄭恭探 皆随中密院湖南廣東粮運見行催促亦已陸續 東兵船間已陸續前來已有過衝水者九遇遣調 具申止是向後恭錢闕乏已屢申請併乞客照 貼黄 可虧續集後

黃州曹文亮部一百四十六人隨權郡彭宋傑往宜州 遣發於七月初九日調河南衛友諒部四百五十九人 成并新成軍馬自七月以來本司即將舊戍官兵節次 七月十一日調廣東張施建康倪宗亮黃州張與祖三 照對秋防在即邊郡戍兵當增本司所管朝廷調到舊 十二日調淮東部苗再成八百一人赴邑州凑元戍總 項共一千人隨權本司諮議官環衛雲拱往欽州七月 奏節次調軍赴邑欽宜融捍禦

管王安仁五百人聽候調用七月二十日調建康俞虽 部五百一人廣東蕭儀二百三十二人赴欽州奏已調 部李孝信五百二人赴融州八月初六日調建康終舉 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同日調黄州部張安慶五十 州發遣張與祖軍便道往邕州就陳起一處屯戍本司 與祖二百人係見戍邕州總管陳起部下除已行下欽 建康倪宗亮廣東張施部屯戍外有欽州近差黄州張 人赴宜州凑本部曹文亮屯戍七月二十一日調鎮江

欠三日年1日 |

可虧續集後

金グロガイラ 馬則有池司部都統鄭進下五百人湖南部程俊等三 千六百八十二人止有張文秀所部建康軍一百六十 却差准安部戴俊二百人於八月初六日赴欽州添戊 項共二千五百人京湖部都統朱廣用下五千七百五 四人鎮江等患兵二百餘人留静江府其今年所戌軍 其舊戍軍馬並已調發上邊通元戍陳起王安仁共五 以上共差調過四千三百八十二人截自八月初六日 八人淮東部張文彬下二千人李國安下二千人京

Raiding Franchis 五百人擇今月初九日前赴宜州仍令總統宜州出成 静江相助工役以其語熟石上窑役令先带所部一千 月二十四日已調朱廣用前部一千人赴邕州外今再 鄭進凑作一千人擇今月初十日起發前赴勘州仍令 軍馬又於朱廣用部下摘差所帶池司軍五百人撥付 調朱廣用前部下一千人令王忠信部押擇八月初七 日起發前赴邕州并於張文彬部下摘留五百人暫留 可遊續禁後

湖部李安下八百五十六人皆已到静江府本司於七

金少巴尼人 續斟酌遣調今邕州凌足一萬人欽州水陸共四千人 宜州三千人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軍馬止有王達沿 總統融州出戍軍馬又調李安京湖部八百五十六人 船則皆在七月內起發連日皆是北風約度節次將至 福建兵船則七月十三日經過廣州前去雷庶化州民 江部二千人未到所有廣東兵船則七月初三日起發 擇八月十二日起發前赴邕州其安國所部淮軍二千 人並欲令赴邕州見擇日起發到未容定日 餘當陸 .

乞客照 申其支過上邊起發錢已各具狀隨時具申密院外伏 欽州所准差調馬軍則湖南見發劉居敬部押到馬五 日即發過邕州其淮東馬軍二百人截日未到續具供 次七日華全与一學 下匹無鞍甲於八月初五日已到静江府見令歇泊五 地圖此江自大理自犯羅殿而出未知所修路至某 臣近得邕州報溪洞路城州申敵修路至都泥江按 貼黄 可断續原後

邊三項支稿前政任內係於朝廷備樂錢內支遣其時 照對本司昨准朝廷科降銀二萬两於買馬錢內支換 人數不多本司已自别無財賦加兌今來以此所支前 令作備架支遣續蒙朝廷調到軍馬例有入界參司上 得幹事人吳以忠自特磨申靈敵皆饑荒欲出交趾 **屬已令體探雄飛亦見欲遣兵往路城循連又今日** 自祀等處討粮已併具申密院伏乙客照 奏已椿管銀两

次至日事在自 出戊軍馬未盡以上項餘錢猶自支散不敷切緣本司 金已節次具申朝廷去記同再開具連粘在前所有元 |共計十七界官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貫文 貫文共計十七界官會六十萬貫本司自七月初八日 十貫文準銀二千一百八十九两本司見今趙發諸邊 項軍搞只得以科降銀變賣價錢支給其銀毎两八十 科銀價除支外見存十七界會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五 至八月初八日終共九狀支過戊兵入界参司上邊錢 可衛續養後

認數椿管緣本司創置委是别無財賦可以措置除已 急切不可泛支本司官吏慮恐有違朝廷指揮今只得 節次準尚書省割子指揮令將上項銀認數椿管非有 十七界會四十六萬貫文約買銀五千七百五十两通 於元交割經司錢內取撥一萬两及近申三司迓新夫 椿管編賞庫不敢再作軍的支用所有接續上邊軍 見存官會約銀二千一百八十九两總計二萬两今項 脚銀內撥二千六十一两并近申拘到漏禁水銀折計

|尚有迓新事例餘錢當用此發遣但向去或有軍馬到 乞客照 嘉先發制人殊為得策令臣宣布聖意勉其立大熟績 司或調用上邊其支稿未知所繼臣但切憂懼之至伏 聖旨宣諭安南附敵即敵宣容養虎雄飛两簡忠壯可 臣今月十一日承苑使劉遵七月二十九日酉時恭準 則賞非所斬臣於十二日已親作書恭録聖諭密切封 回奏宣諭

次定四華全十二

可断續素後

遣人體探亦欲調兵往路城州循連近又得幹事人吳 準聖旨大理之冠本自不多率是諸蠻為之羽異臣近 不過作限備本司所準朝廷調到新舊成軍見已陸續 非願附但聞强敵已出六盤西南諸蜜蹊徑雜出不容 以忠申謂大理饑荒廢敢皆闕食又謂去年敵來交趾 得溪洞路城州報則謂敵人修路已至都泥江雄飛已 大理諸蠻即有逃者見得諸蠻從之出於迫骨其心亦 示雄飛勉其深入籌度精察事機思所以上稱委付又 大百里年日 一 改領成命臣謹當恭體聖訓申諭夢炎俟到海邦布宣 陛下矜念遠氓戒飭吏治且不以臣言為偕俯從所請 責以邊隘守把若諸蜜推伏申到人心既定却當以印 邊發自當申做邊郡極力備樂乞寬客念南丹莫異俊 **筦付之夢炎切須戒其蔗潔事關四郡任至不輕仰見** 授之不容久利也異徳諸子親屬奔竄邑宜管下亦有 之事既令權管已自帖息近據幹官郭公著報到正欲 在南丹已责令各處存恤毋俾流落矣臣又準聖諭瓊 可虧續禁後

·酤無管運無何漁蘆場等利今雖形為制聞其實只是 產廟堂錢穀之問實緣廣右地齊民貧非諸關比無推 築欲用武且勘來者蓋未知朝廷已自擇守今遵承惟 夢炎已為臣屬吏今二十年平時相勉以善臣敢以身 謹臣又準聖諭國用匱乏諸間類皆體國自作通融臣 保柳州已紫朝廷除潘公湜臣七月廿五日所奏以屯 德意以寬蔗為政無負簡核臣已亥庚子問總賦西淮 仰惟朝廷經費浩繁若使在外自有可以措畫何敢上

金だなでたといる

|賦不過如長沙一大縣惟仰賣鹽以供日給往時初無 券那兒整盡見無雞本無鹽本無水脚前此則謂可通 戊兵胡穎任內不過調二百人做子止一千八百人應 融以助經司今乃及欲於經司免借如静江為郡則稅 大臣马奉在的一 飛去年添調四千來人今新舊水陸戊兵通二萬六千 經司廣東且無財賦分毫裨助漕計則以連年供億軍 繼關係不輕財非天雨鬼輸若非朝廷科撥實是無所 人制司搞赏已自之支漕司券錢尤更利害少或弗 可斯續葉後

金ガロルノ 椿二萬两之銀則臣恐違朝命已於經司交割銀漏禁 諭外廷以廣視廣勿以它間視廣則國事幸甚所準拘 控告此臣屢廣廟堂不得已也更望陛下曲加較恤宣 水銀近新大脚銀湊還椿管矣臣又準聖諭臣男的何 以祠請臣何功上報國家有子亦玷朝列聖恩天大豈 而行以此於今月初六日令其再申祠請大馬私情實 歷臣近亦恭禀遣杓使之祗役而杓以臣老不忍捨之 敢上達實緣臣衰老遠在瘴鄉子女皆幼惟杓稍自諳

欠巨り事全島 燭聖慮淵深臣豈勝敬嘆此實境外一要害之事律以 旨宣諭莫氏兄弟之争姑惟安之未為失策異德有子 臣八月十七日伏承閣長鄧克中恭傅初六日辰時聖 大發豈不深仇異俊萬一逃而引領敵兵則宜州利害 關係且以去冬富令州之事為靈臣仰見陛下皇明洞 不敢有欺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特與改界祠廟臣父 一門實拜天地保全之恩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回奏宣諭 可齊續禁後

之之策禽獸異類猶不知有天倫豈敢保其心哉聖訓 幹官郭公若親往宜州同守臣就近區處戒以安異俊 人共有七子曰大發大盟二子則見在宜州此已今存 易處異德諸子難今體訪得異德家口眷屬九五十 無聊之計溪徭密週異境忱所當防臣一聞此事即令 此在目前須可籍以暫息而異德諸子懷不共之心出 所及此正臣朝夕所憂蓋異俊既權授其職已遂所欲 名義異依當誅正以方防外虞恐貽邊患只得姑用安 次定四事全年 一 雄飛差人入溪洞物色呼至邕州今厚加撫恤申來區 異德存日皆遣之過邕州右江武隆州借兵大發則以 **恤保無它患矣日大剛大寧皆年幼纔七八歲見在南** 為大榮大秀在右江大逞仍在南丹臣已排日作書令 丹此亦非所慮其長子大祭及大秀大逞則異俊以為 訪并諭異俊撫恤異德所存者屬矣又準聖旨收留上 須是尋見者落併遣書屬郭公者亦令差人往南丹體 屬尚未見報今又行下邑宜两郡皆令遣人多方搜訪 可虧續禁後

南丹今亟當且從邕宜收拾不致浜散奔寫於外却當 金クロガノニ 司乞於柳泉間撥荒田以贍大發兄弟臣正此問確區 思所以贍給俾無流落宜州彭宋傑及郭公著見申本 之間亟為之處不可付之悠緩臣謹當恭禀但今所區 陸續奏聞伏乞睿照 **废務要稳當臣謹恭遵指揮照限一日先具回奏其餘 處非獨一大發其諸子婿眷屬在外者必皆不敢復歸** 發恐致異俊之疑不收留之勢必投敵今臣斟酌两者

次をり手という 後委是機括相關以事勢觀炳特一 宣諭臣熏香端笏伏讀數遍仰見陛下明謨雄斷洞中 **咬之情固久露咬附敵之跡猶未明去炳固易於去咬** 臣所準聖訓雄飛所陳安南事理及黄炳情狀區處先 事機遠慮深思精察利害臣愚惟有欽嘆神聖之莫及 臣今月二十日承苑使劉溥八月七日已時恭傅聖旨 而諺謂打草驚蛇恐犯此戒不若且令雄飛姑容炳過 回奏宣諭 N. 可齊續基後 峒咬乃一國炳附

聖覺若上安州許忠義臣固常徹雄飛如其果有罪惡 當如此恐雄飛又别有奇策臣未敢語之今日且恭録 以做子覆轍為言必欲今先禀於朝廷大抵此等征殺 定規畫不可泛感臣所與雄飛書恭録連粘在前中屬 與密籌陛下發要必中聖語此最深切臣已屬雄飛當 聖訓自忠勇有謀至發之必中一段全備級示雄飛相 不去則為患當一面先圖之不須拘畏人議雄雅書來 深察咬情事果當為則擒賊擒王炳持餘事臣之所見

金グロ屋石電

審非臣不肯擔員也今準戒刺宣勝悚懼雄飛今此却 |之事一動之間古凸繁焉必大不得已而用豈敢不謹 次已日東上日 一 結民兵已準諭旨及密剖指揮敢不恭禀邊郡元籍具 其至且勉之過宜如其遲回當仰遵客旨別具聞奏图 必見可而進矣瓊柳命守已遵聖旨王該猶未見到侯 存臣比已回奏異俊於異德諸子自是不共之響然里 具闻奏臣又準理諭以莫異徳之子大發兄弟當作撫 在即當檢舉行下措置總集惟恐州郡資費不及已別 可密續係後

徳七子二人雖已在宜而二幼及家屬猶有多在南丹 州郡無力本司只得少捐費以贍養此皆權以應變亦 不過留之岂宜等郡撥開田以資給令各州收拾照管 只得戒異俊撫恤庶免害之令所愿三子之在溪洞者 未見申到候續奏聞 俊之疑有如聖慮者臣以此事日俟雄飛公者等報尚 **未見著落臣已排日下邕宜尋訪未報若俱物色得之** 本為名義之正今若延大發兄弟 置之向裏却恐起異

金グピアノニー

契勘如做子元無許多可增廣團結時時訓練無事則 者皆可舉行前歲徐欲子亦曾樂此共有六萬餘人 **此對八月二十日準宣諭聖旨舊有進廣石團結之策** 此官兵會聚之時俾之耳濡日染慣見行陣運為便順 耕有事則使之臨邊守樂此實急務可便檢樂施行越 欠にり事をとう一〇 六日樞密院劉子備奉聖旨指揮選擇强壯措置同為 不可緩也即其遵奉聞奏并八月十九日準當年八 回宣諭團結奏 可虧續禁後

金人巴及人言 上件事劉本司疾速逐一條具聞奏 邕州元團結到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係經略徐 **級子團結到內宣化武緣两縣民屯丁計二萬** 宜融三州民屯峒丁共六萬六千三百二十六人內 實祐五年內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邕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實祐五年九月內牒委忠 百八十五人 訓即静江府兵馬鈴轄楊鏞從政郎邕州州學教

たこうしたこう 結到屯丁逐一聚實點檢分别老弱强壯人數 地分闊隘後據鈴轄楊鏞等申躬親同共前往宣 授權邕州通判虞雲翼前往宣化武緣两縣將團 負暄而坐與夫從外而歸者其侏繭之狀抑又甚 等初亦疑其匿壯時復徑造屯內周行相視則凡 籍逐一點視外但欲選修長壯健則十無一二 化武緣兩縣諸鄉與上屯寨宜呼集屯兵照元賬 各處地分置立教場閱習事藝緩急就守把本處 可密續禁後

異時呼集腳偽疑兵相助官軍張耀聲勢或無幾 廬蓋其氣力反婦女之不若邕州波濠之役民丁 皆付之婦人而為丈夫者却反抱哺炊農坐守茅 壯也當歷觀二縣風俗熊蘇種複與天負販趁墟 太甚去處則十中僅選三四要知皆未可謂之强 馬既準指揮十人選伍其勢只得短中求長問有 耳若靠此事以當戰樂實不堪倚仗今實點宣化 之內婦女實居其半今來鏞等所選名為强壯者

次定四華全書 四 土丁保丁欸丁峒丁共一萬一百九十六人係經略 融州元團結到融水懷遠兩縣安府樂善通道三集 徐敏子任内團結到 武緣两縣計二十四屯寨元總團結到民兵共二 其峒丁不曾續據分别申上 萬二百一十四人今就其中棟到强壯一萬二百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實祐五年九月內際委朝 十一人棟退老弱处亡事故計一萬單三人外 可齊續樣後

有シピノノニ 係人清卿等竊照此項款丁舊來雖自願同入本 忠等欽丁屬静江府義寧縣所管係是半生半熟 内一干一百六十七名係石村隘七欽總轄楊光 實照揀分别老弱强壯人數後據所委官劉清卿 州上江一带諸欽總結為大欽縁其所居去本州 等申融州元來團結大數計一萬一百九十六人 歐陽學舉將結到團結到上丁保丁人等逐一數 奉郎融州通判劉清卿從政部清遠軍節度推官 老七 たこりは上上す 實揀到六千二百三十六人各是肚健人數內三 亦不能為我用更不敢以虚數具入賬册外二千 千四百六十一人係融水懷遠兩縣管一十九指 七百九十三人今係揀剔去逃亡老弱矮小人 隔驀且其地險惡本州之人素來不敢深入緩急 保丁公邊三十七款丁錯居係界時被劫掠所以 千七百七十五名係通道塞壯健峒丁六都壯健 揮壯健土丁安廂樂善寒壯健峒丁可以抽調 可齊續茶後

金少世屋石書 民兵義幼獐兵共一萬三千四百五人係經略徐敏 宜州元團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保伍 子團結到 自相結約為妖止是限備催賊各守地分不可抽 東南承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團結到保伍獞 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今權宜州通判鐘熬成忠郎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賓祐五年九月內際委文 調

九年日草在 申到後據從政郎邑州司理權制置大使司愈應 兵人等逐一聚實點揀分别老弱强壯人數未據 係雜居緩急與集則民丁慮在後有却掠之患責 鄭益諫申往宜州取到鍾通判数田副將從龍點 十四人照得宜州五縣管下地分闊遠多是與蠻 **覈團結民丁的實數置造總册共計七千三百、** 其守把當地關隘猶恐不足倚仗若指擬調遣必 難齊集但可令逐處自衛而已并據武德郎知宜 可虧續葉後 三

金ブロアノー 藝之人攢具正副張册計八本尋行點對册內知 行下只得照式分别老弱强比數目開擺執色武 緩急調用必致惧事雷發决不敢保但本州既準 色鎗刀弩箭跪械不能精熟委是不堪備禦設若 郡汪雷發亦不繁書保明本司已將解到民丁籍 民兵當廳相視數實見得人物多是矮小脆弱執 從龍等繳申到五縣團結民兵人數於內量與到 州軍州事汪雷發申所委官權通判鐘熬副将田

欠己日日 1.x5 10 檢舉團結并準密劄指揮於內選擇委官措置訓練旬 印應飛任內委官分往三州點棟民丁強壯除老弱外 邕宜融三州民丁共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及經略 右本司開具在前照得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 分委官屬諸各州覈實取到賬籍令準聖旨指揮令便 一郡止共管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一人臣到任後亦已 保明供申 册割發下宜州别行精加裝實逐册具官吏名街 可齊續案後

印應飛任內棟到強壯人數日下措置教練如遇邊防 **劉知郡趙必遠權通判謝公闆仰各遵照指揮時經略** 展可仰稱廟謀施行之意本司除已檢舉两政已行色 州則備為鎮撫知郡劉雄飛新通判無制機趙立宜州 金少四月月書 弱以先來所委官楊鏞并宜州知郡汪雷發所申盖自 教月給激賞等事本司敢不恭禀但廣右民丁素來脆 則備劄權郡總管彭宋傑雄通判制發鐘發融州則備 可見今全在各郡守將究心團結律以部伍教之閱習

開具人數賬狀以憑繳中朝廷外謹録奏聞伏候客旨 集民則廢生業官用給資粮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 起差而民可辨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此前政經略 照得前後言廣右備樂者必以民兵為說然皆言之 與差調同官軍守把並照密割指揮施行各具遵禀 奏亦皆及廣右民兵一 未當用之也臣去冬在湖南被命節制廣西條具陳 貼黄 可断續禁後 説益以廣民皆齊溥總 譋

にこうしたこう 一変

金分四四百百書 臣八月二十日連準聖旨宣諭二十一日方具回奏今 有一二事不避煩瀆聖聽敢以奏聞臣昨準七月二十 所以皆有錢粮之請今來行下諸郡責之守將奉行 勝幸甚伏乞容照 非財則不行更望朝廷勢恤邊郡使之可以措置不 弱為强事力則不可強無而為有民非食則不飽軍 孰敢弗度惟恐資費有所不及大縣人力猶或可教 奏備邊及漕司券錢事

為忠男但臣已屬之須是更加精密預作規模雄飛火 皆以具悉所有莫異俊之南丹承襲已據宜州繳到諸 能加意也區處許忠義之事物色莫異德之子雄飛亦 日書謹以真本粘連繳奏其言於事謂敵人往來其國 たいつられたかり 臣稽之先朝張斌奏議彼境兄弟舊亦曾交相御殺亦 峒首領推伏狀今日亦準省割催促委不容久闕守長 不絕且謂察其異嚮便當先發亦以養虎為慮其言固 九日宣諭當恭録聖旨緘示雄飛今得雄飛八月十七 可解續集後

金分四月子書 印與之其所襲係後唐官名已與之斷當若欲王朝爵 是以諸峒首領推伏定論今已恭奉便宜指揮行下給 命當照恩播取旨補授詳已具申密院及蒙奏聞臣今 富今州傳敵兵以八月初十日起兵欲取将磨窺横山 戍兵皆已遣發止是更欲調二千人往邑凑作一萬人 月連得邕州十八日申備思明州等處三狀其两報謂 以繳申密院已今邊郡精加體探過為提備矣諸處 報只是路城州前報謂敵頗近此雖未見虚實不敢

たこのほころう 俟數日稍凉即行邊頭布置既定静以待敵乞寬客念 宜融更各發五百人緣值此數日秋熱極熾士卒多病 遞申解朝廷乞委二廣及鄰路監司驅磨即見著落分 節次所準科降戍軍券錢置局打筹具作四册入今日 司存無得那融應副静江府九月上旬以後戍軍券錢 所擬多指累政已科用之錢作今日所當支之數委是 所有運司諸軍券錢一日不可關少近省割備計簿房 即闋支散深恐脱誤利害臣近已令運司屬官將前政 可齊續案後 子五

晓其錢並不係臣任內支過其目前所闕戌軍券錢今 金分以四百章 秋急迫不勝國事之幸干胃霆威臣罪當萬坐跼路以 臣照得昨於七月十六日準當月初三日閣長關德亨 俟謹具奏闻伏乞客照 亦再具狀控告廟堂伏望聖慈宣諭外廷特賜應副拯 傅奉聖旨宣諭劉雄飛忠勇可嘉見謂各將方此倚頼 右臣所據知邑州無鎮撫劉雄飛申述事理備録在前 奏劉鎮撫申乞與男瀾換文資事

武階實習儒業今夏雄飛經從静江臣亦當見其諸子 たれりらんない 一回 家狀臣再照先來宣諭指揮許令改奏係出君父特恩 飛不勝感戴已具奏稱謝記今據所陳乞將其子相與 臣前既當傳旨諭今不容不與備奏所有其子瀾雖授 勉諭臣當即恭禀宣諭真本封示雄飛臣繼得其書雄 許令改奏此道恩澤以昭特恩可以此意諭雄飛開擇 功郎恩澤改奏與第三子保義郎劉瀾與授文資繳到 可野續集後 Ť

而忽欲求歸殊非宜聞乃子不存要亦定數既未赴鈴

慈照已得宣諭指揮從雄飛所請特降聖旨度越常格 金分四月五章 瀾脚色家狀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瀾年尚幼向學尤勤若蒙換授文資足示聖恩伏望聖 林雄飛火能宣力邊鄙上報國家今將雄飛繳到劉 恭錄聖謨緘示雄雅并録臣所與雄飛書併徹客聽 劉瀾換投文資順給告命仍取索已授保義郎告命 月二十日當準八月初七日聖旨宣諭臣於當日 繳奏劉鎮撫書及改人公牒事

たこうらいたり 未周自邕至於十餘程又有一江之隔欲為此謀須是 稍差邊患將恐立見雄飛雖忠勇可嘉惟恐其籌慮有 亦未可輕視此事果一發必中後慮亦自尚多設 繳申密院以臣細詳两報於情固是其有可疑於力然 甚的確本不欲具申朝廷令其書乃令奏聞只得與之 亦未盡雄飛近以李德黄奎两報申到臣以所言亦無 等謹用繳奏但臣知其預定規畫若止是書中所言似 今月初二日得雄飛八月二十六日回劄已知恭禀家 可断續樣後 者

報來區處今日雄雅繳到改人 行說道亦須預有成規臣正欲作書與雄飛令更精密 金分四月石書 與之較口語容續奏申海上舟師之備臣拱親往海 回李小哥者不敢不以真本繳申密院臣見思所以答 日備省割指揮關報其解頗以文移中語為舒且欲取 兵粮資費一 視布置却煩鎮密水路關防可以無慮已具公狀備 以彼島夷使非與敵患相 計度備具知彼知已庶無遺慮縱是欲 剧何係輕重司存正不足 一公牒與本司乃以近 面

戴於生成眾聽共為之锋動第臣伏讀指揮勘會之訓 省割乃家聖慈添加簡拔改丞外府命守衡陽一門 臣比以男的忽叨宸渥進推識丞屬拘私計之未安當 實寫朝家序閔之情臣顧何勞祭及其嗣且成期之近 歷恩東而控告所祈從欲姑俾奉祠今月五日臣恭準 縮得鄰境之相聞此君父莫大之恩私在臣男若為而 次記回車全島 · 謝男除衡州奏 可齊續集後 文

金グロ 勝引辭則未敢重資恭令祗受續具奏陳臣無任感天 報稱惟以臣年齡衰邁臣杓材識蠢愚聞命而深恐弗 山永平等處防把外本司更欲遣二千人成邑以足萬 臣所守南邊自近申路城州及思明州两報外截日未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稱謝以聞謹奏 人五百人戊宜以足三千人緣秋霖連綿數日後方遣 有報到動息據雄飛近申已一面調兵路城循連及横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管幹臣當奏聞未為名義之正所以其州印雖已許給 色所合奏知南丹莫異俊殺害異德前此不得不權令 前月二十九日大祭已殺害異俊此却出於子復父讐 俊窟去臣又憂之今據宜州繳到大榮與高奉寨公文 出近乃闻異德長子大榮自蜜中領兵入南丹始傳異 猶且緩遣并節次尋訪異德諸子且令其家屬諭之使 發京湖所調馬三百匹却已入廣界少憩亦欲遣赴戌 乃經律之所亮若俾之子襲父業亦衆情之所安蜜徭

た己の見上書

可齊續集後

多为正人 台書 異類情態不常本司只得隨宜區處務求帖息難為執 請且欲以馬政與廢為向背其解語頗慢臣謂却之不 詳皆已備申朝廷伏乞客照 此事委有關係實非關臣之所敢再所合申聽處分其 所以住罷今欲與復當禀朝廷且與之遠期庶可熟議 之定然後與之邑州備容從鳳申蠻人以與後買馬為 可遽許亦難已令岂州委曲報之諭以前者蠻馬不出 一臣已劄令管幹給榜示撫恤其州印却亦少俟人心

在異俊之黨或其子有尚存者見令宜州詢訪續作區 色等事臣恭誦旨訓仰惟聖慮周密此事臣於前奏具 臣今月十一日方具奏十三日承苑使劉穆之九月一 大樂者乃壻於武隆州異德前一年已遣之借兵於彼 已徹間益自異後之變臣即疑異德諸子必不但已聞 今大榮既復讎襲業異德諸子不必憂矣臣之所慮却 日酉時恭傳聖旨宣諭以南丹異德諸子令臣加意物 回奏宣諭

といりまたから

可齊續素後

三十

諸處無歲不以偏師出敵境獲勝捷立到功績即予以 之事當尋敵不當待敵近日金州之捷甚偉今臣試與 處臣又準聖諭大理既旱荒乘其不備可以襲殺今日 金月正月 石量 鎮平間忠進破商州劉整馬榮孫威等攻破申裕萬汝 制勝之策昔人所謂坐而待代孰與代之正此意也臣 雄飛鄭進等熟籌之臣仰見陛下神誤天運真得折衝 厚稿故將士皆用命敵亦知憚不得以易我其無入 往守京湖数年之間以征事築命温和破盧氏程進持

未敢盡信若果如其說亦是一機已於九月一日割雄 |清司券且不繼安能樂此然臣近聞蠻敵饑荒之報雖 之遠役實所甚難無調兵非財不行令制司搞尚之支 造之間探循以乏食為憂猶為諸靈所阻非此均房 事未當的也今南邊去大理凡六十程中隔生熟諸蠻 多北人於地里問熟往來亦不過一二千里問故能成 且調到諸處戍兵戍將非素語冒入到廣地已苦瘴 敗去蓋有良將可用有勁兵可調有錢粮可支且所 謂

次定四車全書 一

可齊續素後

飛俾令密作商略遣人入蠻誘令攻敵或欲得兵應接 兵而往臣已令增調防遏所华聖旨臣亦當併録示鄧 事人所探謂敵欲討粮出持磨與此報頗合雄雅已調 在那敏等處是特磨路且見有馬在都泥對江前者幹 斟酌量調正合展訓指授之意今準聖旨臣當恭録緘 進及與朱廣用等商確矣臣初一日所割雄飛誘蠻攻 敵事已申密院外今日所得雄飛書謹用繳奏在前生 示雄飛更與籌之但雄飛適有初八日書到謂探得敵

金りロノハニ

臣近據邕州備路城州等報謂敵向都泥江及侵鄉敏 乞客照 奏為避事

狀內两狀備梁材及農士貴等報循謂七月初十日敵 等處已具中密院今十四日連得岂州初九日同日三

已到箇邏蠻去特磨尚兩程內一狀安德州黃周南申

已將真本繳中密院本司除已行下邑州增調措置勘 八月二十八日敵犯鄉南鄉鐵等處係在特磨諸蠻

次定四車全書 一

可齊納茶夜

ヨシド人と言 往邕州雖是秋霖連綿未霽只得遣發他有動息續具 過欽宜融 臣照對本司自八月以來節次據探報人李德吳以忠 已備申樞密院外近於十七日據知邑州鎮撫劉雄飛 磨安南侵犯又據邕州繳到安南國牒報事宜略同旨 梁材等報并思明州黄炳路城州黄琰報敵騎欲取持 奏為邊報 體防托外本司於今日再調成兵二千人

上二十里頭地名霸黎村遇見敵寨於是夜劫中殺獲 申備權總管限起申十三日提兵循連至横山田州之 月二十二日正具申問據暫權邑州李國安十七日狀 布略定留兵備樂亟回本州措置防守已行下記於今 本司正以極邊守臣不當輕出已割雄飛如到横山擺 於十五日親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橫山措置擺布防遏 到九月十五日田州諸隘峒兵多已傳聞遷避其雄飛 申已調兵前去路城州循連并横山等處守把又據申 可審網察後

次定四車全書 四

并專劄雄飛令諸將率峒兵於横山等隘擇險期遏 冬虚傳之比臣除已劉邕州更切精加體採嚴緊提備 於兹犯持磨犯安南諸蠻蹊徑彼已習熟今來所據邑 申密院外臣竊照敵自癸丑破大理睥睨南邊已五年 勝捷奪到軍罷已解邕州繳到録本申狀本司除已繳 仰雄飛疾速回州防守并割融欽宜三郡 州陳起之報雖是未見敵勢輕重然哨已入境却非去 贴黄 卷七 體隄防外 彻

M

開今於二十四日二更得劉雄飛十八日申狀其言敵 臣今月二十三日子時已當具狀以横山地分警報奏 騎見在上安州奉議坊一帶屯泊去横山不遠見得自 端的續具奏申併乞春照 避今來短入恐其有以導之緣未得雄雅割狀未見 侵犯繼又聞警報之傳諸峒皆選避而忠義獨不遷 臣近又得邊頭密報調許忠義結約諸蠻假作敵人 奏為邊報

たとりまたから

可齊續茶後

幸四

金グログノコー 照 置防遏其公狀真本已繳申密院外謹具奏聞伏乞客 飛狀稱十八日到乃村得報前去横山擺布俟見事勢 即當回州臣已劉雄飛留兵横山駒遏仍速回本州措 十三日我軍劫中之後十四十五两日未有進退據雄 亦犯安南境為安南遣兵獲到首級亦已將真本繳 臣發奏間又得欽州臣拱九月十九日申探得敵兵 貼黄

中密院併乞客照 回奏宣諭

飛知悉且准付下修職郎告命一道臣除以已私領臣 子只是初階令視瀾武資進以修職今臣以聖意諭雄 聖旨宣諭劉雄飛之子湖改授文資此持恩也向來之 臣九月二十六日承苑使劉尊九月十四日未時恭奉

恭惟皇帝陛下誕宣皇澤加厚將臣昔漢髙不斯户封 以慰趙子弟属世磨鈍異代同符為雄飛者家此恩遇

Can Distriction 可齊續豪後

邑州之報於二十六日却得暫權州事李安國二十 報緊慢見得雄飛已到横山擺布防托截日未得已回 金グロルといす 在左江於二十八日又得李安國二十三日狀申以將 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已两具奏連日未見雄飛申到續 稱謝候其報到續次繳聞所有邑州邊面動息自近者 全文并將省割告命入遞發送雄飛收管今自具回奏 感激思奮其將何以報稱臣已於當日恭録聖旨宣諭 日狀申承鎮撫司行下令添調兵五百人過思明州係

た正り上上十万 | 姦計外候有報到續具奏聞伏乞客照 排口作公文私書勉勵雄飛措置期過隨機進止防敵 士多病來關藥餌以此見得岂州近境未有動息臣已 支吾不去已别具奏申乞從朝廷别命漕臣欲望聖 慈特賜於從施行伏乞香照 臣衰庸非前比勉當好間日懼悚虞其於漕計委是 貼黄 回宣諭奏 可齊續禁後 支

金グロルノコー 臣九月二十八日遣遞後是夜領京遞承閣長關德亨 受圍禁山又有後尋故智之意而馬湖江亦當關防今 海復值肘版之警陛下以冬防在序旰食關心凡在臣 年節次所調廣右兵不少令臣於京湖所調兵內權那 九月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蜀中成都未復頂山 又誦宸訓本欲取之淮問偶有東海內應之事不可那 五千人添贴馬湖江捍禦徑以公文報光祖禩孫照應! 撥臣熏香拜手莊誦再四竊惟蜀事既當頭目之急淮

命豈敢違戾實緣自八月末以來節次遣報不一 准備邊之規僅足以守一郡近所準調到諸項軍馬已 分交趾特磨自把三路侵犯自九月十三日以後據邑 内抽那遣調第以廣右今歲之戌雖多於常年律以荆 切寸心恭體客旨丁寧諄切如此自當即於所部成兵 子其誰不思捐軀像力以圖寬顧而况臣猥分方面尤 分布邑欽宜融諸郡嘗具中密院矣若使本路邊頭無 旅以上皆是朝廷之兵那緩就急自當東西奔

たこのあたれる

可齊續茶後

飛二十一日在横山之下功饒州申到两狀并二十四 日暫權邕州李安國中到一狀見得現調軍馬在左右 二十五二十八日已三次其奏今於二十九日又得雄 調陳起圖再成高明等領兵向前期遇臣九月二十二 州報敵騎已到横山之上田州奉議上安一帶雄飛見 哨探路遲回未入將持大勢又慮溪峒蹊徑不一敵 两江分布期遏推日尚未得雄飛已回邑州之報其真 本申狀已附今遞繳申密院臣深慮敵之初至先以頭

金万口压石量

久とり事という 容遣調如南邊向後敵若退猶兵可輟那即當恭奉施 亦當準密割指揮令發回戍兵已當具申乞容少俟更 擺布不去揆之事勢此時只當增戍未容抽摘臣近者 惟謹而况方備横山一面之急又有安南分道之虞宜 我軍相持在前或以潛師統出我後臣已屢書戒雄飛 看事勢緊慢區處今來所準聖旨實是以前項牽制未 融雖未有警報而支路雜出一冬來日甚長備多力少 可齊續集後

鄧克中恭傅聖旨宣諭臣方此熏香端笏百拜恭誦又 臣十月初一日晚連領两遞承九月十七日申時閣長 金グロルと言 承九月十八日酉時間長關德亨恭傅聖旨宣諭天威 根本為重臣出位萬罪伏乞睿照 保守夔子門户為急淮海固欲尅復更乞以照管射湖 臣恃陛下恩知密布小忠切謂蜀固當應援更望以 贴黄 回宣諭奏 をと

正不欲徒較口語使之與見形跡臣連月以來屢書與 先發制人之策乃者其書辭稍過臣之答語幾於頻弱 知交情之難保敵患之當憂來其未周掩所不備實為 私誦聖訓增惕愚衷仰惟陛下沉幾先物制患未形凡 功而自期臣正願與之協同安敢為之沮挽臣固亦深 馳如雄飛之忠勇可嘉戰樂素歷奉旨訓之所授以事 所可慮之敵情俱已盡在於宸等臣大懼衰鈍弗稱驅 不違咫尺皆是以安南之事今臣同雄飛相與圖利臣

九三日日 ···

可點續業後

弄儿

金グビルろき 非謂不敢向前但以蜂躉有毒而况於國兵家須是知 十程之相去一江之相隔師出之名濟渡之備奔逸之 問其豫定規模繼得其書亦當繳聞聖聽臣於是具奏 戒之勿攻前後只是屬之當精察當謹密但因八月二 雄飛每得宣諭及此处備録以示皆是勉其加意未當 十日恭奉諭旨有發而必中之戒臣以關係利害貽書 如聖訓所及者皆不可不豫圖也臣所謂不可輕視 發又中後慮尚多一著或差過患立見之說正如

問與故通猶未見真為敵用尚知未背中國若此事 使既得此地何力支吾朝夕輸守果堪倚頼郭逵富良 路而瘴癘為虞運粮於近鄰而鳃餉孔艱司存犒券闕 止一事一則有右見今邑宜數郡近在千里調兵於諸 彼知已量敵應勝不容不爾臣之所謂後應尚多固非 之轍不可不鑒也一則獸窮則搏必致噬人彼今雖謂 乏州郡守備空疎循且凛凛然如駕虛舟於風涛之上 舉須是一網而盡空其黨彼無一人敢為吾抗則可設

改定四車全書 王

可蛮續養後

多少雄飛决勝之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後糧取於何地 陳可久乃関士之投咬者臣拱臣雄飛皆與之通信亦 絕江之際船取於何所日照之父子與夫偽太師等人 示雄飛伏讀聖訓當使雄飛預料安南善戰之兵的有 只得招誘之臣所準十八日旨諭臣即當恭録全文密 不中患必致此兹人臣之所深愿者也所謂陳有補即 或彼急而出挾冠之計則是我速其為假道之圖舉而 須先物色其蹤跡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敵又須分兵

意漢人之所謂騎步將謂誰所謂兵度用幾何其可不 雄飛熟籌以聞大哉聖誤此數者節目真是制敵之要 略經遠之妙算須是講明事事皆備乃克有濟其或有 捕其頭目之散處於外者收拾無遺以絕後患今臣與 弱者正此分布左右江備禦敵冠已調出幾半雄飛尚 以臣愚慮見計邑州戍兵雖止共萬人有疾患者有軟 入思舉慮胃然而舉哉雄飛今得此宸諭必加多第但 遗慮即恐害成此臣昨遺書雄飛預定規模正亦此

次を日東全島

可點續案後

主角之訓臣恭奉惟謹亦當諭之雄飛矣 坊等處焚毀屋寨及與我軍相射而退其狀已繳申密 夜四鼓得雄飛二十六二十七日两公狀言敵在奉議 連日事宜節次止申密院未敢數價聖聽今月初四日 臣所守南邊自前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以警報奏聞 與雄飛籌度俟其回報續具繳聞所準且當羈麼勿露 留横山猶未還邑欲圖此舉且須先料兵力臣更當密 奏為逸報

金クロノハ

た正り上上上ます · 將士就裏殺退則不勝封體之幸臣之所慮敵已斡透 院臣於是夜併得雄飛二十六日親書謹專用繳奏據 邊腹易生姦謀只横山一路入邑入賓亦可入宜支徑 如此那緩就急倘遂憑藉宗社洪福如雄飛所言惟願 那調軍馬一項發往邑州助雄飛調用兵力無多只得 以此未敢深入今日臣得邕州通判趙立初一日書本 雄飛所言今此全是得一出指授將士首挫其鋒敵哨 州别未有動息亦未言雄飛已回邕州臣已於欽州再 可磨續樣後 型

雜出皆可通入內地又且分路安南之報傳聞多異左 金グロルノコ 敢以增戍請而幕府之士郡邑之民皆以敵既侵犯不 有罄心竭力隨宜酬應深知朝廷止此備禦淮蜀本不 廷速賜斟酌施行 同去年合解有請臣已具狀申控密院欲望聖慈付外 不足城池無坠深之可恃臣以事關安危憂廢寢食惟 一面尤費關防來日尚長事會難測兵戍既分布之 貼黄

次定四車全書 臣今月初六日具奏後两日未據雄飛中到事宜今初 山雄飛欲以二十九日點視諸隘畢回州備禦據此 部已退在功饒州申到公狀二件敵騎已漸透過横 臣於今日午時欲發奏間連得雄飛二十八日遞本 併用繳奏伏乞睿照 已行下今加意備禦外臣亦得雄飛二十八日親書 两報参以硬成勒所供見得敵勢不輕姦謀叵測臣 奏爲邊報 可齊續奏後 里

武緣那馬塞又得權賓州吕振龍初四日申狀亦稱據 容不慮除已割權柳州趙希哲同都統鄭進措置占險 路不經由邑州城下徑可至廣州若不至廣州亦徑可 探事人報敵騎大勢取問道出武緣若果如所報則此 飛已回邑州其小貼子言已面與雄飛商量添兵守禦 不遠中問通湖南通廣東蹊徑不一委是事體緊急不 取十路至柳州一通柳江則四散支路尤多去静江已 八日卯時得淮東諮議李安國初三日申初二日夜雄

含シビノ

1177

卷七

置與軍民共守 見成不過五千餘兵城中備具百色欠闕只得晝夜措 防劉又當摘兵前去添貼外詳已繳申密院所有静江 臣十月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九月二十七日未時聖 府城壁臣自六月十五日與工修築以役繁力少且值 旨宣諭大理今歲早荒幸而雄飛肯任事天子不取是 秋多雨雖竭力措置新城猶未辨集舊城且多瑕漏 回宣諭奏

死已日年八十五四人

可齊續茶後

自失機敵出都泥江非此大理之遠諸蜜怨敢必望王 金人世屋有量 山而敵已犯田州城由特磨以來所經溪洞不一如無 許忠義之梗化且將命將出路城以勘過不虞未至旗 切事情雄飛前月十五日提師一出聞其意正欲先去 師俾今結約以為制勝之本等事臣伏讀聖謨所授深 固相疑忌而岑邈父子部落頗眾亦不能為我出力此 則恐是連年因往買馬有失蜜心而然近邑州備蜜人 人之境而卒無一能禦之者如許忠義輩素負固弗服

探邊人吳以忠一報所云而近觀硬忒勒所供敵中元 整一月雖未深入亦未退去前此所傳早荒止是本司 之情可知矣臣近緣令敵自前月十三日入冠田州整 首挫其鋒昨日又以二十八二十九日朱文海之捷來 外臣每私憂之近者惡入却幸其一出稍早指授諸將 上已具捷旗并公狀繳中密院皆是仰賴國家威靈之 而愿事亦恐順欠精密如忠義之事未舉而機已泄於 有米有肉雞盡信也雄飛議論問慨然任事雖自可喜

Cal Dupt Litation

可齊續養後

五

冬來日之尚長壁壘弗堅師旅多病臣正此晝夜面勉 境制人為圖捷雖再聞敵猶未動諸峒支徑之不一 领表氣力而欲支萬里斡腹之冠不待智者皆為寒心 當以氣勝仰見陛下勉勵之意臣昔者以壯年歷諸間 應接積憂成疾未知攸濟所準聖諭天下事有志竟成 激昂志氣以圖事功前後幸免疎敗今再衰三竭矣以 有城池有兵将有跪甲有錢糧賴陛下皇靈布宣粗知 力今日之事臣妄謂且當以保境退敵為急未敢以越

金分巴匠台書

州两岸是在横山裏两鋪敵騎盤海溪洞已自衛月雄 聽今十八日據雄飛十三日申敵哨十二日尚在功饒 臣自十二日具奏後連遞邊報已申密院未敢數賣聖 旨相與籌度別具聞奏臣得雄飛初六日書謹用繳奏 飛方為備樂未敢錄以示之若短退稍定續當備傳聖 獨惟受國厚思誓當以身報效所準前項宣諭臣以雄 在前伏乞客照 奏為逸報及安南饋送事

飲定四車全書 ·

可漏績養後

四六

畴昔所無臣與其來情必有所為其公文却不言其境 本司遗以器四犀帶又有信儀遺色欽二守詞温幣重 遣使人舟楫來領明堂宣賜書詔禮物亦有公牒來與 者答其公文後一向未與相聞今日忽據欽州申交人 過透漏上籍宗社鴻福早得冤退則為幸甚交趾自前 摘鄭進於融及張文彬於宜併屯於柳以上下應接防 忽臣己摘那欽州戌兵戴俊張與祖两項助邕成守又 飛雖布置諸将防把要監然敵在離落未去正不容玩

老

火空事全等 先以公文復其使報以解受當禀朝廷方敢復命臣區 繳申密院其禮物合無解赴朝廷待取指揮行下 幾微之際不容少露主角也合更取自聖旨其真本已 之疑臣為國守潘不當外交今且令止信礼於欽州欲 區管見恐只得受其所饋視儀報之仍以詩答其意蓋 近日有無敵兵動息其國主以三詩相寄頗欲解釋前言 臣再照安南尋常來領明堂宣賜即未當相饋送今 貼黄 可齊續禁後 2

臣十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八日已時聖旨宣 臣已備録密令邕欽二守更加體探外併乞客照 交忧有不自安者矣謹以雷州申狀真本繳申密院 城與安南今春亦曾交兵冬又將戰臣親自引問其 海賊陳應龍一名乃瓊州人曾陷占城數年親見占 說與所供同此出於一賊之口雖未可信若果有此 忽施此禮正以為疑臣此月十七日却據雷州解到 回宣諭奏

諭十一日又承苑使劉竴十月九日申時聖旨宣諭臣 任敬嘆臣所华初八日聖訓許忠義之恐為敵及導敵 拜手恭誦仰見陛下聖慮深遠一 飯不忘鉅鹿下臣無 容續具申上臣所准初九日聖訓敵去横山不遠當大 目今雖未見分晓然繼傳忠義巢穴亦為敵所焚蕩雄 殺有功優賞今得劉雄飛十四日書其言却自頗壯 治之臣自聞冠入已排日行下激勵諸將勉其極力勘 たに日目という 出站亦未聞敵至布置既定已自歸城陳起等賞 可密續禁後

截处未敢深入臣已戒諸邊嚴於提備防其透漏乞寬 云敵有畏縮之意冠入己喻月盤薄未進以臣逆料此 聖慮若乃戍兵多病故不獨邑州為然只得那緩就急 敵日蠻中而出無一嬰其鋒者既至横山連為官軍勘 報至於詭訴之防敢不迎遵聖旨更加精察彼國近所 於所聞如此亦未端的昨已割邑欽更切體探未有續 臣前者所奏亦只據欽州臣供繳到探海李士龍申得 又從欽州摘調添貼邑成矣所準聖諭安南獲級之事

金万匹人台書

遣禮十八日已申朝廷今先以公文復其使并以詩答 早荒人疲馬倦生兵不增可來此機一大治之令臣與 奉聖旨宣諭以横山既有警報成兵果未容那因大理 臣十月二十七日承閣長鄧克中十月十四日申時恭 臣貼黃所奏陳應龍之言亦有此傳更容體訪的實續 今逃已繳申密院臣近遣介至海上所聞占交之釁如 具聞奏謹將雄飛十四日真本劄子繳連在前 回宣諭奏

次已日事之時 一

可虧續集後

學九

體第以横山以裏之冠盤薄巳四旬餘雖未敢深入亦 雄飛鄭進朱廣用雲拱相與共圖臣恭奉廟謨謹當遵 呈廟堂矣雄飛調兵勒追雖屢捷告臣猶慮敵兵遠來 猶在奉議哨騎或至鼠隘此皆横山左右也其書已繳 未見遠遁臣二十六日方得雄飛二十一日書謂敵寒 此則彼軍之斃於役者亦可知或者天佑國家使之不 雖春尚縣蠶食溪峒間或窺它蹊或俟大勢於馬正太 可忽所賴無旬霖潦匪敵之利以我師之告於瘴者如

自ラセアノア

次**定四事全** 請未家俞允益重競虞實緣廣右漕計創添戍軍非凡 惟是臣衰老共二漕寄支吾弗勝近當具奏伸免無之 兵二千餘人於柳正欲為雄飛應接相共劉逐亦以士 大治之策臣自當布宣客意勉勵事功臣見摘鄭進等 聖訓轉示雄雅等諸將審觀事勢商略區處續具奏聞 卒苦於多病未容輕用今間進亦告病矣臣即容恭録 俘首所言則大不然所华玉音令與雄飛等諸將共圖 得逞志早獲退逝則為幸甚大理凶荒之說近據獲到 可齊綺茶後

實緣臣邊任久歷智慮已彈年事浸高心力不速向來 允者臣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 十月空日尚書省劉子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仰筆不 臣以近衰老弗堪漕寄奏乞免無今月二十七日伏準 速大懼誤國今不免再具奏陳仰干天聽伏望聖慈憫 **信來必得強敏妙年者為之乃可臣委是精力有所不** 其真切之悃特賜從欲改界時髦實拜天地保全之造 再解免漕寄 I たいうしいい 非精健妙年不可無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 相告未免歸谷臣之老鈍無所措置臣竊惟理財之官 之常城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祗見煩紊官吏皇皇 成兵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 日不可欠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辨已自罄竭仰 右漕司自來不曾的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 將以應動有所受則有所給且是時年方肚也今則應 雖當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 可竊續禁後

持少寬愚臣之責質為國計之便 能復無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個伏望聖慈特賜 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劉形察不能支吾 金分四月分書 矜憫斷自客東俯從免無之請別選能更專任漕節非 况臣信得瘴疾今覺不時發動間寄且恐不克勝任安 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領外 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為陛下 有識共危近日敵兵幹至邊隘叵測從謀方以事關腹

十九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聖謨遠 奉聖旨宣諭欲具回奏問初二日又承苑使劉轉十月 臣十一月初一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十七日寅時傳 慮邊鄙所以丁寧勉厲者備至臣敢不恭奉所準十七 次包写事在島 有所不逮只得姑不逆許苟幸無事待之如平時固不 知其有可疑之跡然目前冠方侵軼於彼境之事吾力 日聖訓咬人當防而羁縻獨御之道尤當加密此事明 回宣諭奏 可薪續察後

一十八二十九日將士與賊交戰之後一月之間敵兵忽 退條進分哨出沒我兵雖屢劫弗中俱無勝負昨日據 然以臣現敢大勢似已越過横山漸入老鼠監等處此 敢微露主角也横山之冠雄飛雖一再得捷自九月二 必有大勢又且蠶食諸峒驅用羣蜜當此冬月姦計正 雄飛申到二十七日狀中止言十九日我軍與敵對射 不可忽臣三十日得雄飛二十五日書方繳呈廟堂正 兵盤薄溪峒今恰五旬只在奉議田州一帶札寨不動

身任責可嘉一行將士已行推賞今速具姓名資歷聞 留柳以應接今宜州一路却留鄖進軍在柳為備已詳 得賴張文彬見屯東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 故者多雖不住修合藥餌發下無策可救委費區處為 此擬奏又得其一書最是今歲瘴癘甚於常歲士卒病 具公狀申密院記臣所準十九日聖訓以雄飛一出挺 州先已調兵一萬人以往今詳雄飛書以欠人調用只 外令盡數前去邕州貼助調用此軍先已令戍宜州本

次定四軍全書 题

可齊續茶後

卒未易號召亦已繳申密院記惟是今歲敵兵分道而 秦且準聖旨敵雖退舍姦計方深必大治之可絕後患 其申到榜檢見差人分頭告諭區處非不合宜惟恐倉 有斜合省蜜壯丁為用臣已屢囑雄飛非一次適亦據 遵奉恭録宣諭全文於當日緘示雄飛令其恭奉矣所 入南中一面最為空虚兵力既單重以瘴癘两江溪 及民兵向前出力當一例行賞仍以唇意諭雄飛臣已 令臣諉諸將以厚賞之使奮厲勇往痛掃餘類或諸蠻

大きの事という 雖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傅十月二十四日未 客照 勉属将士以圖報效雄飛二十八日書繳連在前伏气 疆場無虞上寬旰憂實賴天助臣惟有夙夜盡瘁竭力 夷惟恐向後不免一 再敗敏或可速適今既相持未去既過鼠隘地則平 群終相望不能抗敵兵適以資敵利前此疑其輕哨 回宣諭奏 到邕州城下全籍宗社洪福得保 可掛續集後 盍

必深臣近得雄飛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初二日两書 謹但以敵冠侵犯横山溪洞相將两月盤薄未退姦謀 訓飭勉厲之意敬當備録聖謨以戒諸郡守將遵奉惟 之必潰冠若從小路易於過截抑江尤當用力今臣勉 時聖旨宣諭以敵欲犯武緣那馬及靈人為敵所誘攻 金少四月百十 其三十日公狀所申諸將所報謂敵塞有在功饒州 併用繳奏其言以為敵塞尚在奉議則在横山之外據 之亦已令嚴之布置相為将用臣拜手恭誦仰體陛下

端不一若使兵力壯盛調之分路劉劫彼亦不能久駐 大是四年在書 一 治軍器則恐其經磨未便退道溪洞家賊為之引導憂 臣又以邑報諸將所申參照謂敵多帶老小于彼又見 老鼠隘北此則已在横山之内臣深慮敵兵逐步趙入 遣調攻劉聞其用溪洞人引領遣兵乘夜而進欲遠出 迫近邑州此月自初二日至初七日霖雨不止敵兵固 今成兵有限又多病故不容輕舉雄飛今日割中謂又 不利而我師亦難進攻且看數日後申到事體何若第 可密續養後

金ノロガノニッ 今得其報且以羈縻為意却當奏聞事定圖之悉併係 方到静江府其意雖不力解宜州之行而臣以總管彭 該如不欲過宜令臣别擇一郡來上今月初六日王該 與韌殺使之懲割而退則封疆之幸前老臣準九月十 敢後攻如此却是一策所願仰憑宗社洪福若更得痛 宋傑两年權知宜州頗於宜民相安則今邊事未靖 上此時枕未暇及此也臣昨準八月初七日宣諭以王 (日宣諭為安南事臣近以雄飛歸自横山方緘示之

亦未有正守臣昨留新除環衛官臣拱以節制兵船無 冰未必成來欲望聖慈特與改差王該仍帶環衛舊職 要之地雖見令趙希哲暫權終非武將之比且傅聞公 欲更易無柳州潘公冰未來此是控扼邑宜融三路緊 權其人委是更練南事於武將中殊不易得臣昨雖與 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两郡各得人任責又有欽州 與帶行環衛正知欽州無得其專心措置過事更合取 約新春從其赴闕今恐其去未有以繼之併望聖旨特 可商特茶後

跃定四草全書

季六

睛少度彼兵亦自不利但未見退遁不敢玩忽本司已 也亦已申密院記敵兵犯我溪洞今恰两月一向雨多 臣今月初八日具奏後十一日已再具邊報動息申密 節次劉鎮撫司勉属所調兵將取問道前進出奇設伏 院未敢數價聖聽十二日據邕州申到初六日報九月 白聖裁 二十九日敵騎仍在功饒新墟一帶出沒皆横山左右 奏過報并繳劉鎮撫書 卷七 次定四事全等 一 飛得臣此書後隨即出榜及遣人入溪洞等處開諭十 與要約毋負國家此書臣於十六日嘗録呈丞相記雄 問恐其以住買馬為說則許以超退申朝廷區處諭以 與晚以禍福恐其以透漏為懼則語以官司當盡釋勿 害貽書雄飛令其選擇知地里人開諭容邈許忠義黨 敢久據爾果亦豈爾利使之邀擊敢人以立功自見相 速與韌殺早令此敵遠道外惟是自舉兵以來人疑右 江溪洞陰有附敵不為我用臣於十月十五日曾以利 可齊續某後 至

臣蓋恐溪洞中有附敵者不容不勉以忠信開其自新 之勸但臣以許忠義久不相順忽為此舉雖若可喜尚 書填真命給付元印許補官賞優行支稿此固已得激 州許忠義者解到敵人首級及衣甲軍謁且謂有擒到 之路今於此月十二日據邑州申及收雄飛親剖順龍 厲之術使其果出忠實盡略前事但論新功足為諸峒 敵兵二人敵馬一百餘匹申邑州遣人取解雄飛即 月初三日繳到榜檢臣亦當同本司鏤榜繳申朝廷

白シロ

とこの 日本は 朝廷行賞却望宣諭外廷少俟續報的實候其取到所 精審書檢今遞已録呈丞相所願宗社威靈此事出於 亦已恭奉併用繳奏伏乞睿照 不能使人無疑雄飛區處亦煩乘快臣即已作書更 又有近华宣諭令諭雄飛諸將一 獲敵兵敵馬本司申上推行未晚雄飛親書同此繳奏 真實別無虚許則真是鼓舞溪蜜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两書 可齊續蔡後 大治之今得其回書 機括但雄飛所乞

金分口屋と 顧速清封境上寬宵旰但以敵之姦謀叵測我之兵力 諭境外之冠切須鼓舞將士早逐驅除臣恭禀睿謨深 臣十三日方具奏十四日承閣長剧德亨十一月一日 有限邑州将士連月把截隘外備彈勞力昨日據雄飛 意斜合為官軍助買馬之事俟冠退續具奏問又準聖 可也臣謹已恭禀所有團結之事已即次諭雄飛等題 午時恭奉宣諭以近室臣繳進臣書獲徹客覽團結洞 丁最為急務買馬一事冠退舉行但要博易之時關防

Citional Airtin 之隱憂今早邕州傅到初十日辰時火牌則果報敵已 急登糧舟多回邑城止有胡世全王安仁两郡慕化防 將士盡忠用命敵王所愾臣方為國事幸適臣得幹事 勝捷生擒到回敵二十餘輩見存七人并馬匹軍罷等 過鼠隘漸近色境臣近者固當奏聞聖聽逆料敵兵逐 遏據此所報則是我師雖捷不能遏敵之進臣正爾為 人申乃謂初六日將士又與敵戰敵已透入鼠隘諸軍 捷旗申到諸將於初五日又與敵戰於老鼠隘下復獲 可断續素後

適值連日大雨間尚阻留於柳州境內已排遞趣令前 城守嚴緊院備臣所調張文彬軍往邑添助已自旬日 金万匹居石書 初動息蓋其閱數千里遠來必有重兵盤薄溪洞已两 歩趙進必未免一到邑州城下亦當禀廟堂正看此月 進俟見别有動息緊慢續具奏聞臣所得雄飛初九日 月險夷虚實皆已覘知無緣咫尺邕州不一窺何而去 两書係申明捷報一係恭奉宣諭併用繳進其捷旗戶 今恐出於此已亟作書及移文雄飛令審度事勢措置

次包里在馬 南有饋不言敵之動静豈真與之相通又戒以安南姑 聖旨宣諭一日之頃两蒙玉音訓飭勉属臣拜手恭誦 撫躬震慄深念臣以庸老之蹤當空虚之寄致始封疆 傅聖旨宣諭又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三日申時恭傅 臣十一月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十一月三日寅時恭 之警上勤宵旰之憂此在微臣何所追矣所準聖諭安 繳申密院記 回两次宣諭及繳劉鎮無書 可踏續集後 卒

·广紙亦言之已繳開廟堂此雖於中國無預然亦足以 出持磨則安南之遺路納欽此自可現然在目前只得 示羁縻不得不防此事以今年敵兵侵犯不出安南而 分院人之力若其相為蚌鷗未已固我利也臣又准聖 早後庸清則諸将士之賞决非所新臣謹已恭奉於今 此意勉雄飛賞功之典斷不各也又蒙戒以横山境外 諭横山之冠所宜作急驅之遠道勿使停囚長智可以 用羈縻之策謹關防之備乃若觇交之釁近臣拱書中

金グロガルニ

一九七日年十十日 一一 措置待敵作急嚴城守之備臣已隨作書再三丁戒勉 時两書以敢既過監度必來岂又恐其從武緣而入見 截將士極力於外犯煙瘴胃風雨亦屢獲捷非不欲速 其加意備樂全城卻敵即是雋功但邑州今年屯戍兵 士措置戰禦以副眷倚寬憂顧惟是雄飛两月調兵遇 其進除近具奏外两日間得雄雅初九日亥時十日卯 退此冠其如敵騎勢重我師力薄相持許久竟不能遏 月十七日卯時恭録旨諭入急遞前雄飛俾之勉属將 可點續素後 车

静江府止有朱廣用江上軍三千餘人湖南兵二千餘 雖萬人而病故者已多近從欽州摘戴俊五百人以往 外司存别無氣力止有鄭進一千人在柳備武緣透漏 又從宜州摘張文彬一千餘人以往此措慮其弱也此 金グロルノー 不雨莫曉天意又不容前出後空略無以安人心宜州 彼中獞丁可用却令揀擇强壯本司與放一千人錢糧 病患本更欲摘詞前往而静江城壁未辨工役無日 既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戌軍俞昱等一干二百餘人

馬應接之竭大馬之力以圖報效且乞上宜聖慮仰惟 A CITY TOTOL TITY 皇天佑宋必不使彼國得逞志於我也雄飛两書謹繳 添助戰禦此外雖欲展布力不速心只得持以堅忍勉 進在前臣又得十一日申狀言敵已到乃村離邑州三 日程已繳申密院俟有報到動息陸續奏申伏乞睿照 臣今日午時具此奏欲俟來日遣遞續於今日申時 再得雄飛十一日書亦言敵已到乃村雖以兵力病 貼黄 可齊續等後 空

聖旨宣諭聞安南自有私年號并大理年號可疾速體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傅十一月初八 金为四月石書 繳呈廟堂伏乞客照 報頗緊已行下諸處體探及作院備外雄飛此書門 此雖未見敢情進之然慮其哨定邑州透入實宜此 得雄飛十一夜公狀則謂探望人報敵已到武緣界 弱為慮而雄雅熟於倫樂處之却自不迫但又同時 回宣諭奏 日

大きりられたは 司奉本朝年號稱淳祐九年近凡有公文到司並奉本 偽陳太師當年七月交通博易牒偽稱天應政平十二 道隆十一年其安南國於淳祐三年十二月欽州繳到 一歲其國翰學楊淵於正月吉日以謝狀回經界董概稱 國淳祐元年謝濟到持磨道繳到其國當年十二月十 訪以聞臣謹遵奉檢照本司案贖及行體訪見得大理 年至淳祐九年臣任經略日其偽太師十月內移牒經 二日奉使何智淵書偽稱道隆八年至淳祐九年已酉 可断續禁後 华

要見自何時有之凡立幾號此却無憑稽考所有大理 自癸丑年十二月已為敵人所破伏乞客照 七年今夏楊慶成往彼國見得陳日照退位其子偽稱 朝 紹隆元年慶成有本國送合食狀可驗臣又准聖諭仍 正朔年號但採訪得其國於實祐五年自偽稱元豐 日得岂州通判趙立十二日一書言事勢緊急已繳 臣自十七日具奏連日俱未得雄飛劄狀止是十 貼黄 卷七

金久口月八二

臣二十一日方具回奏是夜三鼓得雄雅十四日公狀 報敵騎十三日己哨到本州之東門雄飛調兵出城與 狼虎噬人鋪兵艱於傳送七日方達又得賓州呂振龍 敢相射尋常岂遇到可只須四日今以敢犯道路多梗 進張文彬等多差人體探所有武緣一路却未見續 納廟堂切疑邕境哨隔陆傅未通已割寫欽州及鄭 報候有動息續具奏聞 奏遣報及乞兵

大色日華全島

可齊續養後

空

十六日戌時公狀其言敵勢緊急中間所報十三日之 金グロアノニー 此則敵既在邑勢公及實自十五日以後未有邑州續 事與雄飛所報雖有差迭其所言崑崙關外哨馬已到 報臣却續又得邑件趙立十四日書其解頗急迫本司 龍商確控扼網隘仍取便道入邑今見事勢緊急恐文 至十五日方離柳州此時約方至實州已令其同日振 餘人臣自今月初二日調張文彬一軍入邑連值風雨 今年調兵萬人在邕告於瘴癘立以為可用之兵僅干

侍而静江去岂千里非惟應接艱阻而根本之地亦甚 守臣深慮邑完受圍素備單弱兵力聚寡不敵他無可 杉所部單弱只得於柳州鄉進所部千人內再摘五百 次定四車全書 者已當申乞師之請雖繼蒙朝廷調京湖千人公江副 成兵無幾分布不敷揆之三邊守禦規模真可寒心前 虚枵城壁修浚未圖只得隨宜措置防招外但以見管 人併付文彬調用却從静江又那撥五百人付鄭進把 司干人赴援未見起發校敵數年圖謀連月盤簿志不 可虧續禁後 至

堂聖慈宣諭外廷較採南土亞賜處分施行 有邑寅二狀已繳中密院情出急迫用是專伸控告伏 含シロ人 ハニ 進接退守無可運掉緩急惟有以忠報效無補國事所 在小若非得大勢軍馬一項無程前來策應本司雖欲

信且傅哨入實境中間又因邕州所調守武縁縣官兵

項為敵衝散未免須洞本司亟下諸處申嚴備禦令

臣自得邕州十四日報已具奏申外此後十日不聞音

奏遣報乞催調兵

趙入邑城添貼戰守不許逗留誤事外仍今鄭進所部 張文彬相度而進及遣膽勇將士貴蠟書陸續體標封 てこう ライン・チラー 緩然狡謀盤薄既久進退飄忽未易測度正當益加之 得通判趙立一狀亦言動息雖未見虛實連日似若少 備臣除已替促張文彬軍無程以前優支軍費銀两令 九日申狀乃報敵自十三日哨至城下之後未再哨又 疆责重正此憂皇今二十五日辰時得邑州劉雄雅十 任責來賓江岸應接守把候有諸處申到動息續 可齊續葉後

金分四月石書 具奏聞其雄雅趙立两狀已繳申密院 臣今月二十五日方具奏二十六日連得雄飛十 支徑如麻又静江城壁未辨實是憂責關係利害不 同諸闖是以近有請兵之奏欲望審慈宣諭外廷檢 臣照得廣右地分濶遠兵力單弱近邑實告急內郡 照已申催促所調軍兵前來添貼戰禦伏乞客照 貼黄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前號已將各人所供繳申密院深恐敵兵去來飄忽以 公狀同謹具繳奏惟是敵兵自九月十三日侵犯田州 縁回頭已繳申密院臣亦得雄飛十九日親割所言與 十日两次公状内二十日所申稱探得十八日敢自武 **隘十二日透武緣十三日哨邕州事勢急迫姦謀正自** 盤薄石江溪洞與我師轉戰相持两月自初六日過鼠 解到生擒回敵七人到司臣逐一引問具言敵勢頗衆 不淺今雖據申武緣渡河回頭未見端的無近據邕州

大三日西上上

可露續葉後

文

金グロルノコー 士乗此併力追,勤務要境內早得清肅母得玩視外 退為進益當加備臣已貼書及劉報雄飛勉厲所調將 有續報別具奏聞 可齋續崇後卷七